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清忠谱

段弢书题



明末权宦魏忠贤势焰熏天，迫害士人。东林党人吏部员外周顺昌不肯阿附阉党，被迫罢官闲居。可阉宦仍不肯罢休，矫诏捕拿周顺昌，激起苏州人民的义愤……

原著◎「清」李玉
改编◎任玉堂 王建平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清忠谱

段革志题



原著◎〔清〕李玉
改编◎任玉堂 王建平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忠谱 / (清)李玉著;任玉堂,王建平改编. —2版.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0.12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ISBN 978-7-80598-249-6

I. ①清… II. ①李… ②任…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8348号

清忠谱

原 著: [清] 李 玉

改 编: 任玉堂 王建平

责任编辑: 刘幼生

装帧设计: 天露霖文化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政编码: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6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0年12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8-249-6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清忠谱

前言

《清忠谱》是以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和苏州市民反抗阉党魏忠贤黑暗统治的斗争为题材的历史剧。作品揭露了魏忠贤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歌颂了周顺昌等东林党人的正义品质，首次将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搬上舞台。

剧本以周顺昌和苏州五义士为主要人物，集中刻画了周顺昌耿介、清廉、嫉恶如仇的优秀品质，描写了在周顺昌崇高人格力量的感召下，以五义士为代表的苏州市民自发掀起反对阉党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成功地塑造了五义士豪爽侠义、爱憎分明、毫不妥协的斗争形象。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和进步意义的优秀剧作。

该剧作者为李玉，参与编写的还有朱素臣、叶雉斐、毕万后等人。李玉，字玄玉，别号苏门啸侣，江苏吴县人。生卒年约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至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原为宰相申时行家人，被抑不得应科举，直到崇祯末年，才考取一名副榜举人。入清后，他便绝意仕进。吴伟业说他“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相传他一共编写了六十多个剧本。他的代表作是“一笠庵四种曲”：《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以及《清忠谱》等。

朱素臣、叶雉斐、毕万后皆是吴县人，为李玉的同里同派剧作家。朱素臣有《翡翠园》、《十五贯》等剧作十九种；叶雉斐有传奇八种，今存《英雄概》、《琥珀匙》两种；毕万后有《三报恩》等六种。

《清忠谱》原作主题突出，线索分明，将纷繁的史实艺术地再现于舞台之上。为了适合戏剧演出的需要，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作者对少数史实稍有虚构、改造。如杨涟等六君子死于天启五年



(1625年)，周顺昌六年被逮，不可能在审讯时见到；陆万龄是上疏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子的罪魁，后入逆案三等。作者便将他写入剧中，委以角色，使他的丑恶形象长存舞台。吴伟业为该剧作序时曾说：“事俱按实，……目之信史可也。”基本可作如是观。

改编者力求忠实于原作，对原作的结构未做大的调整，只将情节紧密关联、内容又较单薄的少数几折合写为一章。对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不做改变，只求更加深刻、丰满。原作人物的一些性格、思想缺陷，如周顺昌的愚忠和不近人情，在改编时或做简要评论，或通过剧中人物的感受来稍加批评。改编者着力之处在于：对原作所涉史实尽可能更为准确、丰富，为读者深刻理解本剧提供方便；对剧中较为粗疏的情节做必要的、合理的补充，使情节更为完整、自然；对原作刻画较为粗略的人物，做必要的加工，使其形象更为鲜明，性格更为生动；加强氛围描写，为人物活动提供一个相应的环境；注意心理描写和分析，使人物的内心世界更为复杂、丰富。

山西古籍出版社为普及传布古代优秀戏曲作品，为普通读者了解古代优秀剧作，出版名剧白话小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希望通过阅读改编后的《清忠谱》，能使忠臣义士的形象永存人们心中。

目录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清

吏

稽



第一章	全书梗概	001
第二章	孤梅傲雪	005
第三章	哄闹书场	013
第四章	愤议权阉	025
第五章	创立生祠	037
第六章	危时缔姻	047
第七章	痛骂阉像	057
第八章	忠魂萦梦	068
第九章	慨然就逮	078
第十章	群情义愤	089
第十一章	闹诏拒捕	095
第十二章	泣血追父	110
第十三章	五义被捕	120
第十四章	公堂叱奸	132
第十五章	血书难奏	145

第十六章	囊首就义	154
第十七章	五义遭戮	167
第十八章	泣啼遣女	173
第十九章	报败毁祠	185
第二十章	凭吊义墓	197
第二十一章	铲除奸党	205
第二十二章	旌表忠门	216

第一章

全书梗概

[满江红] 瑯焰烧天，正亘古忠良灰劫。看几许骄骢嘶断，杜鹃啼血。一点忠魂天日惨，五人义气风雷掣。溯从前，词曲少全篇，歌声咽。思往事，心欲裂；挑残史，神为越。写孤忠纸上，唾壶敲缺。一传词坛标赤帜，千秋大节歌白雪。更除奸，律吕作阳秋，锋如铁。

这阙[满江红]，唱的是明朝末叶，权瑯气焰熏天，忠良惨遭杀害的悲壮故事；颂的是忠义大节。

却说这大明王朝，自太祖朱元璋登基(1368年)以来，传十二代，十六帝，历二百七十六年。太祖洪武皇帝，立都应天(今江苏南京)，三十四年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得帝位，改年号为永乐，史称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顺天(今北京)。成祖之后，又经历仁宗、宣宗。从开国至宣宗朝结束，共六十七年。这六七十年，是明朝的盛世。此后，又历英宗、代宗、宪宗、孝宗四朝，共七十年，是明朝的中衰时期。虽未动摇根基，却也呈现江河日下之势。到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历一百零九年，百年之间，无大作为，虽有穆宗朝张居正变革，



终因积重难返，未能阻遏大明王朝的颓势。神宗之后，光宗登基，在位不足一年，却有两件大案发生。

那头一件大案，便是“红丸案”，却说这光宗皇帝朱常洛，因生母王宫人出身卑微，几经波折，才在神宗万历二十八年立为太子，时已弱冠。当太子二十年，因神宗宠爱郑贵妃及福王常洵，命途多舛，太子名位并不稳固，先有“妖书案”，后遇“挺击案”，生母去世，祖母病故，真是忧谗畏讥，度日如年。及神宗去世，登基即位，似乎艰难经历已磨去锐气，刚刚四十岁的人，毫无作为，连身体亦孱弱不堪。偏偏那郑贵妃害怕光宗追念前嫌，恐遭报复，却使出那美人计来，挑选美人八名，进于光宗，另选二位选侍，俱是李姓，一居东，号东李；一居西，号西李；那西李，色艺无双，专宠后宫。光宗周围美女如云，便肆意宣淫，渐渐的阳涸阴亏，病体沉重。就在此时，那郑贵妃与西李李选侍，一个想做皇太后，一个想做皇后，在光宗面前日夜请求。光宗经不起两人絮聒，假托先帝遗命，立郑贵妃为太后，偏遭大臣反对，事竟未成。

光宗病势日重，遂召内医崔文升诊视，开了方剂，竟是通利虎狼之药。一剂下去，泻泄不止，终弄得气息奄奄，命在旦夕。此时，执掌朝廷的是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杨涟、叶向高，俱为东林士人，清正君子。

就在内医束手无策之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方，可治帝病。那光宗也是病急乱投医，不顾大臣反对，竟召李可灼诊治。李可灼口才颇佳，说得天花乱坠。待到取出药来，只是巴豆大一粒小红丸。服了下去，心气平和，食欲顿起；待到傍晚，竟觉舒畅。及至五鼓时分，突然发作，匆匆归天。此即“红丸案”。

第二件大案，便是“移宫案”。先已说过，那神宗嫔妃郑贵妃，与光宗选侍李选侍，为了皇太后和皇后的名分，串通一气，往来密切。那光宗妃子郭氏，生子朱由校，因郭妃病歿多年，朱由校遂由西李选侍抚育。及光宗药误去世后，那李选侍企图立为皇后之事未成，竟想据住乾清宫，与皇长子朱由校同住，暗有垂帘听政之意。哪曾想，那刘一燝、左光斗、杨涟一班大臣，既恶内宫干政，又是直言敢谏之人，先是左光斗抗疏，后有杨涟上疏，硬是在皇长子朱由校即位前一天，将那李选侍逼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再移哱鸾宫。是为“移宫案”。

这“红丸案”、“移宫案”，前者是意外事故，何况光宗到底是否死于红丸，尚有疑问，并无弑君背景；后者亦是情理之中事，只能说左、杨等人一心想维护朝廷皇权，杜绝内宫干政，其中亦有抑制宦官权力的深意。待到那朱由校即位后，开始尚能贬抑后宫、宦官，不久便宠任客氏、魏忠贤，致使珥珥熏天。待到天启四、五年，魏忠贤竟利用“红丸”、“移宫”两案，及神宗时发生的“挺击案”，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将那杨、左诸人逮系杀害，制造了一件特大冤案。

话说这朱由校即位，史称熹宗。他冲龄承继大统，原无主见，近墨近赤，全在身边之臣。也是大明气数将尽，偏偏这小孩子皇帝身边，多的是宦人、内宦，亲近异常。那一班外廷辅臣，与之相比，那大内紫禁城，虽在眼前，却不啻云天之遥。那熹宗最亲信的，是客氏。

客氏原是熹宗乳母。本是保定府定兴县人，嫁与县民侯二为妻，生子名定国。那客氏十八岁进宫做乳母，两年后，丈夫侯二病逝，客氏青年孀妇，如何耐得青春寂寞？况且她面似桃花，腰似杨柳，性情软媚，态度妖淫，仿佛是南子、夏姬一流人物。及至熹宗渐长，早已断乳，客氏仍留宫中服侍。却说这客氏，有两门优长绝技。一件是特善为孺子玩耍之师，见由校性好游戏，便别出心裁，设制多种稀奇玩意儿，诸如蛮狮滚球、双龙赛珠，等等，不一而足，引得由校小孩，日日高兴，夜夜愉快，视为心腹，顷刻难离。那第二件是特善烹饪之术。熹宗膳食，非得客氏调视，方才适口。因此两件绝技，深得君王之心，恩礼有加。如若只是恩礼有加，倒也罢了。无如那客氏，竟恃皇恩浩荡，与两个魏姓阉宦联起手来，竟致权倾朝野，貽害朝廷了。

那两魏，一是魏朝，一是魏忠贤。魏朝，原是司礼太监王安的属下，性情圆滑僥黠，颇得熹宗喜爱，随时出入宫中。他见客氏年轻貌美，非常垂涎，趁着空闲，常与调笑，渐渐的亲近起来，捏腰摸乳，无所不至。相传那魏朝虽是净身太监，不知如何竟觅得秘术，割童子阳物，再加药石，重又生阳。遂与那客氏竟上阳台，成就了云雨之事。那客氏正逢圣眷，一经请求，熹宗遂赐与魏朝对食。什么叫作对食呢？从来太监净身，虽废人事，但心尚未死，一样的喜爱妇女。因此，太监得宠，有时也由皇上特赐，令他成家，只是不能生育子女，这便是对食，亦称伴食、菜户。

那魏忠贤，原名尽忠，河间府肃县人。少小时骑马射箭，尤好赌博，



曾与恶少豪赌，输得罄尽，无力偿还，被恶少再三窘迫，愤极自宫。走魏朝门路，入得宫来，到熹宗生母王选侍宫中典膳，改名进忠。因此，得见尚为太子的熹宗，因他奉承惟谨，又狡黠巧慧，与那客氏一起，整日诱导熹宗嬉戏。这魏忠贤后竟与魏朝争夺客氏，那客氏亦倾心忠贤。一日，二魏及客氏竟打起架来，被熹宗知道，竟将客氏转配给忠贤对食。客氏与忠贤密谋，将魏朝发往凤阳戍守，暗嘱该处官员将魏朝缢死。从此，客氏与忠贤盘踞宫禁，狼狈为奸，横行无忌，纠集一班朝臣和内宦，做出多少惨无人道的事来。

这熹宗，在位七年。前三年，宠任客、魏，逐斥忠良朝臣，使阉党势力大为增强，将光宗时一班旧臣渐渐斥退。其中一个最得手的手段，便是指那些不附合阉党的朝臣为“东林党人”。

这“东林党争”，从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江苏无锡，有东林书院。无锡人顾宪成，神宗时为吏部侍郎，因上书触怒神宗，罢官家居。遂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谦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常常议论时政，品评人物，海内闻风景附，影响很大。朝廷许多官员不满朝政，亦遥相呼应。后来，就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在神宗、光宗之世，虽受抑制，并未遭到杀戮。就在熹宗天启年间，遭到了阉党和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的联合压制，遭到毁灭性打击。左、杨六君子之难和缪昌期、周顺昌七君子之难先后发生，牵连几十人，明末大血案就这样形成了。其中，周顺昌的被捕，还引起了苏州人民的抗议，致使“五义士”惨遭杀害。正是：

[满庭芳] 吴郡周公，丹心介性，十年清宦空囊。缔姻骂像，奸党中奇殃。假旨横行缇骑，不平事，震动全阉。声公愤，五人仗义，含笑赴云阳。忠臣遭锻炼，囹圄囊首，惨死堪伤。美登闻血疏，孝子名彰。珥败群奸正法，旌庐墓，宠锡幽光。清忠谱，词场正史，千载口碑香。

第●章

孤梅傲雪

话说明熹宗天启末年，名城苏州阊门外，有一上塘街，上塘街上有个林家巷，在相泾桥旁边。林家巷内，有个周家，主人叫作周顺昌。

这年冬天。天气似乎较往年寒冷。时令刚至小雪，已是朔风频吹，万物肃杀。天空阴沉沉的，将至傍晚，竟飘飘洒洒，落起雪来。不到两个时辰，薄雪覆盖，苏州城已银装素裹。往日繁华的阊门内外，失去了喧嚣热闹的气氛，连稀疏的行人，亦是缩颈袖手，低头疾走。晚雪映照，巍峨的阊门及城墙，黑压压的，像一条黑龙静卧外城河边，轮廓分明。

林家小巷内，已是阊无人迹。巷内周家院里，一树老梅，傲雪怒放，满院清香，飘至巷外。看那周家房屋院落，亦是普通人家。低屋五间，土墙板门；麻纸糊窗，映出屋内灯光。院约半亩大小，房前几畦菜地，种些青菜、萝卜。靠院门墙下，栽些桃李果树；屋后长着些榆树、柳树，尚是绿叶满枝，挂满落雪，犹如柄柄巨伞。

因那红梅吐芳，一下午，周家小院内，甚是热闹；梅树下围了一群儿童；傍晚雪落，更使孩子们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此时天已渐渐暗了，孩子们已散归屋内。房廊下，梅树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默



默地看着怒放的红梅。

这中年男子，年约五十开外，身材瘦高，仿佛骨骼劲朗。几绺长髯飘在胸前，面色黧黑，沉如静水，看不出一丝表情。

这就是周家主人周顺昌。

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府吴县人，世居相泾桥林家巷。神宗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登科，授官福州推官，在闽任职七年。后调为京官，任吏部稽勋主事，专管官员考核选拔。天启初年，任吏部文选员外郎，专管文职人员的铨选。因称“周吏部”。铨选结束，告假归家。其间，魏忠贤忌恨东林党人，倪文焕上疏请求贬斥，致使周顺昌被牵连夺官削籍。

这周顺昌，为人刚正耿介，嫉恶如仇。平时不苟言笑，敢说人之不敢说，毫无取容之意，全不管明哲保身。在福州任推官之时，福州税监高案，广罗爪牙，横行不法，别人唯恐得罪，偏偏这周顺昌，不睬高案，多次将其手下不法爪牙捕治。即使高案求情，亦毫不宽贷。那高案不得肆意胡为，怨怒福州巡抚袁一驥及周顺昌。因他横征暴敛，惹得民怨沸腾，高案竟煽风点火，激起民变，劫持羞辱袁一驥，将袁巡抚二子及副使吕纯如劫为人质。周顺昌的推官一职，也叫理刑，主管一府司法，难免与民生怨。有人提议用周顺昌代吕纯如为人质，周顺昌不同意。因此，吕纯如衔恨顺昌，结下了冤家对头。

周顺昌为官八九年，清正廉洁。在福州时，不受丝毫馈赠，不取一点不义之财，秉公执法，铁面无私，闽人称作“冰条先生”，地方风气为之一清。即使担任吏部要职，掌管官员考核提拔大权之时，亦依然旧日情怀，杜绝请托，不卖一点人情，抑制侥幸之徒，秉公铨选。因此，归家后，依然清贫。他曾说：“五升米，十文钱，便可饱餐一日，何用金银财宝？”每日只是布衣蔬食，仍旧寒士家风；茅屋萧条，毫无豪门气派。曾作一首[菩萨蛮]，借以明志：

生来不具封侯相，揭天富贵非吾望。忠孝自根心，君亲魂梦钦。
一身轻似叶，所重全名节。莫笑老常山，奸邪闻胆寒。

虽然清贫，周顺昌亦不以为意，日子倒也清闲。无奈，他胸怀社稷，为国事担忧，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倒不是对自己的荣辱得

失忧虑，而是当今这世界，魏贼肆虐虎狼之吻，客妖逞狐鼠之奸，收崔、许为腹心，纵田、杨为爪牙。群小横行，正人短气。满腹块垒，无法排遣。

周顺昌心中烦闷，虽对着一树火红的梅花，亦无欣赏情怀。想自己一片忠心，竟落得归家闲居。当今君主昏庸，权奸蔽日，自己又不愿随波逐流，与那阉党绝无共处的可能。不做官也罢，只是不能心静的，是这大明江山，必然要断送在这帮阉狗手上。值此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如何经得起魏贼如此胡行。听得近来国事日非，朝政渐去，杨涟、杨大洪、左光斗、左浮正诸位君子，已逮系下狱；万爆、万元白，已被廷杖杀身。那魏贼奸党，必欲将忠良一网打尽。更让人不安的，是魏贼在宫禁内练兵，九边大帅俱用其私人，定然要大肆逆谋。潜移国祚，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若我周顺昌在京，誓当碎首殿廷，力请尚方宝剑，诛此逆贼。怎奈君门万里，空流血泪千行；一点孤忠，徒付数声长叹。如何是好？

这周顺昌正在踱步默想之际，夫人吴氏从屋内出来。说道：“相公，这样风雪寒冷的天气，你站在雪地里，小心着凉。”

周顺昌答道：“我胸中有火，不觉得寒冷。今日寒雪飘空，倒觉得神骨俱清；况且面对这冰花玉树，更是兴致欣然。”

吴氏劝道：“还是回屋去吧。”周顺昌随着夫人，回到屋内。四子一女围坐灯下，丫环正在安排晚饭。天气寒冷，屋中尚无火盆。

周夫人看着几个孩子挨冻，不禁为生计发愁。就对顺昌说：“相公，你虽然居官多年，但囊空如洗。平时孩子们衣无重絮，吃的只是青菜萝卜。况且，长子茂兰、女儿小慧，也到了定亲年龄。谁家肯和我们结亲呢？”

话音刚落，茂兰便说：“母亲不必忧虑。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孩儿萤窗若读，有朝一日，金榜题名，那时还怕没人与咱结亲？”

小慧说道：“我不嫁。我就守着母亲。”

周夫人听得一双儿女的话，虽是充满稚气，倒也令人心慰。

周顺昌哈哈大笑，说道：“我周顺昌白雪肝肠，坚冰骨格，生平不肯附炎趋势，也不会做那贪官伎俩，只是清廉自洁。常言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也不必过分担忧。”

此刻，天色已完全黑了，只有雪还在落着。上塘街上，已空无一人。



就在此刻，只见从阊门洞里，走出一行人来，前边一个人打着一只白色灯笼，灯笼上大写一个“陈”字。两位轿夫，抬一顶小轿，吱呀吱呀，慢慢向上塘街走来。过了广济桥，来到相泾桥边，折入林家巷，到周家门口，停了下来。

前边打灯笼的人，上前敲门。半晌，周家老仆顾选才来开门。

打灯笼的人埋怨道：“老哥可是耳聋？磨磨蹭蹭的，这样冷雪天，让我们在门外冻着。”

顾选见门外停着轿子，知道有官员来访。说道：“自周吏部去职归家，门清似水，有几个客人来访？今日大雪，天气寒冷，人情如冰，天色已晚，哪里想到有人来会周老爷。轿中是哪个？”

那人说：“你不见灯笼上一个大‘陈’字？吴县陈老爷，来拜望周老爷，请禀知周老爷。”说着，递上名帖。顾选接过，说声“少待”，进屋禀道：“吴县陈老爷来拜。”随手递上名帖，周顺昌接过看了，起身说道：“有请。”

说话时，周夫人吴氏和孩子们都起身到后屋去了，不过一会儿，来客进到屋内。见到周顺昌，躬身揖拜，一面说：“老师在上，门生叩拜老师。”

周顺昌也忙回拜，口里说：“治生拜见知县大人。”

那陈知县慌忙再拜。说道：“老师何出此言？令门生无地自容。”

却说这陈知县，与周顺昌确有师生名分，并非虚假客套。陈知县，名文瑞，福州人氏。寒窗苦读多年，无奈是命运不济，年过半百，尚是生员。周顺昌在任福州推官时，将他引入乡学。之后，这陈文瑞竟时来运转，连考连捷，终于进士登科，现任苏州府吴县知县。对周顺昌在困顿中的帮助，陈文瑞感恩不尽，铭心不忘。按当时习俗，对本地官员及主持考试的官员，无论贡生、秀才、举人、进士，统称恩师，自称门生。至于周顺昌自称“治生”，一来是自己罢官削籍，成了一介平常书生，二来又在陈知县治下，所以如此谦称。

寒暄完毕，分宾主坐定。周顺昌问道：“老父母，如此雪天，何事光临陋室？”

陈文瑞答道：“昨天，州府公文下至敝县，说有李公行将到达苏州，因此，特上府来迎接。因行旌尚未到达，故此先来叩谒老师。”

周顺昌问道：“什么李公？”

文瑞答道：“是内监李公。”

周顺昌听得“内监”二字，不禁引起胸中怒气。说道：“既是内监，为甚接他？古来那曹节、王甫，倾危汉祚。程元振、鱼朝恩，几乎把那大唐宗社倾覆。童贯、梁师成，使宗室凌夷。就是我大明皇朝，也有那王振、汪直、刘瑾等辈阉竖，流毒三朝，诛戮善良。阉官之祸，古今皆然。我辈读圣贤之书，正应该与这等匪类绝交。岂可交结迎迓？”

陈文瑞见周顺昌责怪，忙解释道：“老师明鉴。学生哪里是要结交这阉官，只是职务在身，不由自己。那李寔职掌苏、松税务，奉旨驻扎苏州。苏州府公文多次催促，不得不出郭迎接，还望老师谅解。”

顺昌亦觉得自己火气太盛，不无歉意地说：“我对那魏贼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不是对老父母生气。那魏贼排斥忠良，诛戮大臣，到处安插亲信。阉宦满天飞。这李寔又是魏贼所派来的。魏贼！魏忠贤！何日才能把这祸害朝廷、荼毒生灵的阉狗，刀刚锯割，尽除其党？”

文瑞说：“老师息怒。剪除这群奸臣，正要靠老师这样的忠良之臣。”

周顺昌不禁叹气，说道：“我削职家居，是为草莽孤臣。嫉恶如仇，常常梦里叩叫帝阍，痛哭而醒。忧怀千缕，忠肝一片，却一筹莫展，只能在家里拍案怒骂奸贼。眼见得珰焰熏天，国将不国了，却像那屈大夫一样，空怀牢骚，无力回天。”

陈文瑞接口道：“那魏党已成气候，一时恐难消除。学生今日来拜，一来是因公，二来也有些话，想和老师谈谈。”

周顺昌说：“文瑞有什么话。尽管说来。”

陈文瑞说道：“当今朝廷形势，正如老师所说，已是万分危急。学生位卑言轻，对此毫无能为，只好洁身自好，不阿不顺罢了。京中传来消息，说是工部郎中万燝，被廷杖身亡。内阁辅臣不附阉党的，几乎全部罢黜，叶向高、韩爌、赵南星、崔景荣、邹元标、高攀龙、钟羽正、朱国祯，以及李应龙、陈于廷、乔允升等，罢黜的罢黜，削籍的削籍，被迫致仕的也有，总之，朝廷正士清流几乎全部被逐出。眼见得魏阉专权无忌，许多人因而罹祸。对此情形，不知老师将如何应对？”

周顺昌答道：“如何应对？我不会低头阿顺，亦不会明哲保身。只凭一片忠心，三尺正气，誓与阉贼周旋到底。我生就的介性不和，嫉恶如仇，值此国运危亡之秋，不能学那陶潜归隐，只愿像那庭中红梅，



傲雪开放。”

陈文瑞素知周顺昌性情耿直，本来对他深怀隐忧。今日到来，意欲劝顺昌稍收锋芒，好避祸于多事之秋。刚才一番话，不敢直言相劝，不过是借朝中之事，打动老师，聊做一试，不料引出周顺昌一番激昂的话来。但他也出于对周顺昌的钦敬爱护之心，还想作一番努力。便又说道：“那魏贼狠毒如豺狼，今年五六月间，兴起一件天大的狱案来，听说杨、左六君子已下狱勘问，学生孤陋寡闻，尚不知现今情况如何。以我看来，六君子之案，恐怕尚未有了期。不想事竟如此。”

周顺昌说：“我亦不知详情。不过，忠臣为国而死，死得其所。只恨我周顺昌，远离国门，无由尽为臣忠悻。”

话已至此，陈文瑞觉得不好再说什么。环顾四周，环堵萧然，大雪天，连一个火盆也没有，室中冰冷。于是问道：“如此大雪，老师为何不升火取暖，少敌寒威？”

周顺昌说：“薪柴可惜太贵，难作围炉雅事。况且我本一介寒儒，十年清宦，这几根穷骨头是冻惯的，用不着火烤。”

听得顺昌如此说，陈知县不禁一阵心酸，说道：“门生任职贵乡，词讼繁剧，公务缠身，未能尽心看视老师。只要老师说一句话，定会竭尽全力，聊尽绵薄。”

只见周顺昌忽然正颜厉色，说道：“老父母差矣！我周顺昌从诸生而至吏部，哪里受人一文钱？哪曾经许人一件事？你我相知多年，应知我本性难改。今日，我亦有句话要和你谈。自从你到敝县任职，清正廉洁，爱民犹子；兢兢业业，公而无私；属吏爱你仁慈，贼盗畏你严正。称颂之声，常听于耳。我家居无事，对县中情形不能详知。不过，值此多难之时，你的处境也很艰难。上有魏党巡按，下有百姓疾苦，还须尽心竭力，务以名节为重。”

陈文瑞听得顺昌一番肺腑之言，心情激动，说道：“老师北斗泰山，连儿童亦尽皆钦敬；老师高风亮节，学生当尽力仿效；老师一片赤诚药石之言，学生定铭于肺腑。学生有一句不识进退的话，特恳老师。”

周顺昌问道：“有何见教？”

文瑞说道：“学生常感老师深恩，必当报于万一。学生不敢轻污老师清操，只是若真有用到学生之处，还望老师不要见外。若不把学生一片诚意视为庸俗，学生不胜感激。”